

目 录

狄县令度理审情 见毒蛇开释无辜	1
墨斗剖明皮熊犯案 乌盆诉苦别古鸣冤	20
买猪首书生遭横祸 审阡儿包公智断案	33
胡秀才告状鸣冤 施贤臣得梦访案	46
三河县私访湮江寺 彭贤臣接任降恶棍	89

狄县令度理审情 见毒蛇开释无事

狄公衙前一片哭声，许多妇女男幼，揪着二十四五岁的后生，由头门喊起，直叫伸冤，后面也跟着一个四五十岁的妇人，哭得更悲苦，见狄公正坐堂，当时一齐跪下案前，各人哭诉。狄公不解其意，向值日差官道：“你问这干人，为何而来？不许多人，单叫他原告上来问话，其余暂且退下，免得审听不清。”值日差官领命。将一众人推到班房外面，将狄公吩咐的话，说了一遍，当时有两个原告，跟他进来，狄公向下一望，一个是中年的妇人，一个是白发老者。两人到了案前，左右分开跪下。狄公问道：“汝两人是何姓名？有什么冤抑前来扭控。”只听那妇人先来开口道：“小妇人姓李，娘家王氏，丈夫名唤在工，是本地县学增生，只因早年亡故，小妇人苦守柏舟，食贫茹苦。膝下只有一女，名唤黎姑，今年十有九，去岁经同邑史清来为聘本地孝廉华国祥之子文俊为妻。前日采舆吉日，甫咏于归，未及三朝，昨日忽然身死。小妇人得信，如同天突一般，赶着前去观望。哪知我女儿浑身青肿，七孔流血，眼见身死不明，为他家谋害。可怜小妇人只此一女，满望半子收成，似此苦楚求青天伸雪呢。”说毕，放声大哭，在堂下乱滚不止。狄公忙着命媒婆将他扶起。

然后向那老者问道：“你这人可是华国祥么？”老者禀道：“老身便是华国祥。”狄公道：“佳儿佳妇，本是人生乐事，为何娶媳三朝，即行谋害？还是汝等翁姑凌虐，抑是汝家教不严，儿子做

出这非礼之事？从实供来，本县好前去登场相验。”

狄公还未说毕，华国祥已是泪流满面，说道：“举人乃诗礼之家，岂敢肆行凌虐。儿子文俊，虽未功名上达，也是应试的童生，而且新婚燕尔，夫妇和谐，何忍下此毒手！只因前日佳期，晚间儿媳交拜之后，那时正宾客盈堂，有许多少年亲友欲闹新房。举人因他们是取笑之事，不便过于相阻。谁知内中有一胡作宾，乃是县学生员，与小儿是同窗契友，平日最喜嬉戏，当时见儿媳有几分姿色，生了妒忌之心，评脚论头，闹个不了。举人见夜深更转，恐误了吉时，便请他们到书房饮酒，无奈众人异口同声，定欲在新房取闹。后来有人转圜，命新人饮酒三钟，以此讨饶。众人俱已首肯，惟他执意不行。后来举人笑斥他几句，他就老羞变怒，说：‘取闹新房，金吾不禁，你这老头如此可恼，三朝内定叫你知我的利害便了。’举人当时以为他是戏言，次日并复行请酒，熟料他心地窄狭，怀恨前仇，不知怎样将毒药放在新房茶壶里面，昨晚文俊幸而未曾饮喝，故而未曾同死，媳妇不知何时饮茶，服下毒药，未及三鼓，便腹痛非常，登时合家起身看视，连忙请医求救。约有四鼓，已一命呜呼。可怜一如花似玉的美人，竟为这胡作宾害死。举人身列缙绅，遽遭此祸，务求父台伸雪。”说着，也是痛哭不止。

狄公听他们各执一词，乃道：“据你两人所言，这命案明是这胡作宾肇祸，但此人不知可曾逃逸？”华国祥道：“现已扭禀来辕，在衙前伺候。”狄公当时命带胡作宾到案。一声传命，早见仪门外也是个四五十岁的妇人，领着一个后生哭喊连声，到案跪下。狄

公问道：“你就是胡作宾么？”下面答道：“生员正是胡作宾。”狄公随向他喝道：“还亏你自称生员，你既身列胶庠，岂不达周公之礼！冠婚丧祭，事有定仪，为何越分而行，无礼取闹？华文俊又与你同窗契友，夫妇乃人之大伦，为何见美生嫌，因嫌生妒，暗中遣害？人命关天，看你这一领也是辜负了。今日他两造具控，本县明察如神，汝当日为何起意，如何下毒？从速招来，本县或可略分言情，从轻拟罪。若谓你是黉门秀士，恃为护符，不能用刑拷问，那就是自寻苦恼了。莫说本县也是科第出身，十载寒窗，作了这地方官宰，即是那不肖贪婪之子遇了这重大案件，也有个国法人情，不容袒护。而且本县是言出法随的么！”

只见他含泪回言，匍伏在地，口称：“父台暂息雷霆，看生员细禀。前日闹房之事，虽有生员从中取笑，也不过少年豪气随众笑言。那时诸亲友在他家中，不下有三四十人，生员见华国祥独不与旁人求免，惟向我一人拦阻，因恐当时便允，扫众人之兴，是以未曾答应，谁知忽然挟长面斥生员，因一时面面相窥，遭其驳斥，似乎难以为情，因此无意说了句戏言，教他三日内防备。不过借此为转圜之话。而且次日华国祥复设酒相请，即有嫌隙，已言归于好，岂肯为此不法之事，谋毒人命？生员身列士林，岂不知国法昭彰疏而不漏！况家中现有老母妻儿，皆赖生员舌耕度日，何忍作此非礼之事累及一家？如谓生员有妒忌之心，他人妻室虽妒亦何济于事，即使妒忌应该谋占谋奸方是，不法的人奸计断不至将他毒死！若说生员不应嬉戏越礼犯规，生员受责无辞。若以生员谋害人命，生员实是冤枉，求父台还要明察。”说毕那个妇人直是叩头呼冤，痛哭不已。

狄公问他两句，乃是胡作宾的母亲，自幼孀居抚养这儿子成立，今因戏言遭了这横事，深怕在堂上受苦，因此同来求狄公体察。狄公听了他三人言词，心下狐疑不决，暗道：“只华、李两家，见了儿女身死，自然是情急具控。惟是牵涉这胡作宾在内，说他因妒谋害，这事大有拟疑。莫说从来闹新房之人断无害新人性命之理，即以他为人论，那种风流儒雅不是谋害人命的人，而且他方才所禀的言词，甚是入情入理，此事倒不可造次误信供词。”停了一晌，乃向李王氏道：“你女儿出嫁未及三朝，遽尔身死，虽觉身死不明，据华国祥所言，也非他家所害，若因闹新房起见，胡作宾下毒伤人，这是何人为凭？本县也不能听一面之词，信为定讞。汝等姑且退回，具禀补词，明日亲临相验，那时方辨得真伪。胡作宾无端起衅，指为祸首，着发县学看管，明日验毕再核。”李王氏本是世家妇女，知道公门的规矩，理应验后拷供，当时与华国祥退下堂来，乘轿回去，专等明日相验。惟有胡作宾的母亲赵氏，见儿子发交县学，不由一阵心酸，嚎啕大哭，无奈是本官吩咐的，直待望他走去方才回家，预备临场判白，这也不在话下。

但说华国祥回家之后，知道相验之时闲人拥挤，只得含着眼泪命人将厅堂及前后的物件搬运一空，新房前面搭了芦席，虽知房屋遭其损坏，无奈这案情重大，不得不如此办法，所幸为尚是一榜人员，地方上差役不敢啰唆，当时忙了一夜。惟有他儿子见了这个美貌娇妻，两夜恩情忽遭大故，直哭得死去活来。李王氏痛女情深，也是前来痛哭。这一场祸事真叫神鬼不安。到了次日，当坊地甲先同值日差前来布置，在厅前设了公案，将屏门大开，

以便在上房院落验尸，好与公案相对，所有那动用物件，无不各式齐全。华国祥当时又请了一妥实的亲戚备了一口棺木，以及装殓的服饰，预备验后收尸。

各事办毕，已到巳正时候，只听门外锣声响亮，知是狄公登场。华国祥赶急具了衣冠，同儿子迎接出去，李王氏也就哭去后堂。狄公在福祠下轿，步入厅前。国祥邀了坐下，家人献上茶来，文俊上前叩礼已毕。狄公知是他儿子，上下打量了一番，也是个读书儒雅的士子，心下实在是委决不下，只得向他问道：“你妻子到家甫经三天，你前晚是何时进房的么？进房之时他是若何模样？随后何以知茶壶有毒，他误服身亡？”文俊道：“童生因喜期，诸亲前来拜贺，因奉家父之命往各家走谢。一路回来，正是身子困倦，适值家中补请众客，复命之后，不得不略与周旋。客散之后，已是时交二鼓，当即又至父母膝前稍事定省，然后方至房中。彼时妻子正坐在床沿下，面见童生回来，特命伴姑倒了两盏浓茶，彼此饮吃。童生因酒后已在书房同父母房中饮过，以至未曾入口，妻子即将那一盏茶吃下，然后入寝。时交三鼓，童生正要睡熟，听他隐隐的呼痛，童生方疑他是积寒所致，谁知越痛越紧，叫

喊不休。正欲命人请医生，到了四鼓之时，已是魂归地下。后来追本寻源，方知他腹痛的原由乃是吃茶所致，随将茶壶看视，已变成赤黑的颜色，岂非下毒所致？”

狄公道：“照此说来，那胡作宾前日吵闹之时可曾进房么？”文俊道：“童生午前即出门谢客，未能知悉。”华国祥随即说道：“此人是午前与大众进房的。”狄公道：“既是午前进房的，这茶壶设于何地？午后你媳妇可曾吃茶么？泡茶又是谁人？”华国祥被狄

公问了这两句，一时反回答不来，直急得跌足哭道：“举人早知有这祸事，那时就各事留心了，且是新娶的媳妇，这琐屑事也不便过问，哪里知道得清楚。总之，这胡作宾素来嬉戏，前日一天也是时出时进的，他乃有心毒害，自然不被人看见了。而况他至二更时候方与众人回去，难保午后灯前背人下毒。这事但求父台拷问他，自然招认了。”狄公道：“此事非比儿戏，人命重案岂敢据一己偏见深信不疑？即令胡作宾素来嬉戏，这两日有伴姑在房，他岂能下手？这事恐另有别故，且请将伴姑交出，让本县问他一问。”华国祥见他代胡作宾辩驳，疑他有心袒护，不禁作急起来，说道：“父台乃民之父母，居官食禄理合为民伸冤，难道举人有心牵害这胡作宾不成？即如父台所言不定是他毒害，还就此含糊了事么？举人尚身在缙绅，出了这案，尚且如此怠慢，那百姓岂不是冤沉海底么？若照这样，平日也尽是虚名了。”狄公见他说起混话，因他是个苦家，当时也不便发作，只得说道：“本县也不是不办这案，此时追寻，正是代你媳妇伸冤的意思。若听你一面之词，将胡作宾问抵，设若他也是个冤枉，又谁人代他伸这冤呢？凡事俱有个理解，而且此时尚未问验，何以就如此焦急？这伴姑本县是要讯问的。”当时命差役人内提人。华国祥被他一番话，也是无言可对，只得听他所为。

转眼之间，伴姑已伏俯在地，狄公道：“你便是伴姑么？还是李府陪嫁过来，还是此地年老仆妇？连日新房里面，出入人多，你为何不小心照应么？”那人见狄公一派恶言厉声的话，吓得战战兢兢，低头禀道：“老奴姓高，娘家陈氏，自幼蒙李夫人恩典，

叫留养在家作为婢女，后来蒙恩发嫁，与高起为妻，历来夫妇皆在李家为役。近来因老夫人与老爷相继物故，夫人以小姐出嫁，见老奴是个旧仆，特命陪伴前来，不意前晚即出了这祸事了。小姐身死不明，叩求太爷将胡作宾拷问。”狄公初时疑惑是伴姑作弊，因他是贴身的佣人；又恐是华国祥嫌贫爱富，另有别项情事，命伴姑从中暗害，故立意要提伴姑审问。此时听他所说，乃是李家的旧人，而且是他携带大的小姐，断无忽然毒害之理，心下反没了主意，只得向他问道：“你既由李府陪嫁过来，这连日泡茶取水皆是汝一人照应的了，临晚那壶茶是何时泡的呢？”高陈氏道：“午后泡了一次，上灯以后又泡了一次，夜间所吃是第二次泡的。”狄公又道：“泡茶之后，你可离房没有？那时书房曾开酒席？”伴姑道：“老奴就吃晚饭出来一次，余下并未出来。那时书房酒席，姑少爷同胡少爷也在那里吃酒。但是胡少爷认真晚间忿忿而走，且说下狠言，这毒药半是他下的。”狄公道：“据你说来，也不过是疑猜的意思，但问你午后所泡的一壶可有人吃么？”伴姑想了一会，也是记忆不清。

狄公听了伴姑高陈氏之言，更是委决不下，向华国祥说道：“据汝众人之言，皆是独挟己见。茶是灯后泡的，其时胡作宾又在书房饮酒，伴姑除吃晚饭又未出来，不能新人自下毒物，不然即要在伴姑身上追寻了。午后有无人进房，他又记忆不清，这案何能臆断？且待本县勘验之后，再为审断罢。”说着起身到了里面。此时李王氏以及华家大小眷口，无不哭声振耳，说好个温柔美貌的新娘，忽然遭此惨变。

狄公来至上房院落，先命女眷暂避一避，在各处看视一遭，

然后与华国祥走到房内，见箱笼物件俱已搬去，惟有那把茶壶，并一个红漆筒子，放在一张四扇漆桌子上，许多仆妇在床前看守。狄公问道：“这茶壶可是本在这桌上的么？你们取了碗来，待本县试他一试。”说着当差的早已递过一个茶盏。狄公亲自取在手中，将壶内的茶倒了一盏，果见颜色与众不同，紫黑色，如同那糖水相似，一阵阵还放出那派腥气。狄公看了一回，命人唤了一只狗来，后着人放了些食物在内，将他泼在地下，那狗也是送死，低头哼了一两声，一气吃下，霎时之间，乱咬乱叫，约有顿饭时节，那狗已一命呜呼。狄公更是诧异，先命差役上了封标，以免闲人误食，随即走到床前，看视一遍，只见死者口内浸浸的流血，浑身上下青肿非常，知是毒气无疑。转身到院落站下，命人将李王氏带来，向着华国祥与他说道：“此人身死是中毒无疑，但汝等男女两家皆是书香门第，今日遭了这事，已是不幸之事，既具控请本县究办，断无不来相验之理。但是，死者因毒身亡，已非意料所及，若再翻尸寻骨，死殖难安，死者固更觉含冤，生者亦不体面。本县应见，莫如以中毒身亡定案，俟后审出正犯即以此作抵，免得此时翻尸相验。此乃本县怜惜之意，特地命汝两造前来说明缘故，若不忍死者吃苦，便具免验结来，以便日后反悔。”

华国祥还未开言，李王氏反向狄公哭道：“青天老爷，小妇人只此一女，因他身死不明，故而据情报控。既老爷如此定案，免得他死后受苦，小妇人情愿免验了。”华文俊见岳母如此，总因夫妇情深，不忍他遭众人摆布，也就向国祥说道：“父亲且允了这事罢，孩儿见媳妇死得太惨，难得老父台成其事，以中毒定案，此

时且依他收殓。”华国祥见儿子与死鬼的母亲皆如此说，也不肯过事苛求，只得退下，同李王氏具了免殓的甘结。然后与狄公说道：“父台令举人免殓，虽是顾惜体面之意，但儿媳中毒身亡，此事众目所见，惟求父台总要拷问这胡作宾，照例惩办。若以盖棺之后，具有甘结，一味收殓，那时老父台反为不美了。”狄公点点头，将结取过，命刑役皂隶退出后堂，心下实是踌躇，一时不便回去，坐在上房，专看他们出去之时，有什么动静。

此时里里外外，自然闹个不清。仆众亲朋俱在那里办事。所幸棺木一切昨日俱已办齐，李王氏与华文俊自然痛入肝肠，泪流不止。狄公等外面棺木设好，欲代死者穿衣，他也随着众人来到房内，但闻床前一阵阵腥气吹入脑髓，心下直是悟不出个理来，暗道：“古来奇案甚多，即便中毒所致，这茶壶之内无非被那砒霜、信石服在腹中，纵然七孔流血，立时毙命，何以有这腥秽之气？你看他尸身虽然青肿，皮肤却未破烂，而且胸前膨胀如瓜，显见另有别故，莫非床下有什么毒物么？”一人暗自揣度。

忽有一人喊道：“不好了，怎么死了两日腹中还是掀动？莫非作怪么？”说着登时跑下床来，吓得颜色都变，跑了。观看那些人见他如此说，须大着胆子到他那地方观看，复又没有动静，以致众人俱说他疑心。当时七上八下，赶将衣服穿齐，只听阴阳生招呼入殓，众人一拥下床，将死身升起，拈出临间入殓。惟有狄公等人众出去之后，自己走到床前，细细观看一回，复又在地下瞧了一瞧，但见有许多血水点子，里面带着些黑丝，好像活动的样子。

狄公看在眼里，出了后堂，在厅前坐下，心下想道：“此事定

非胡作宾所为，内中必有奇怪的事件。华国祥虽一口咬定不肯放松，若不如此办法，他必不能依断。”主意想定，却好收殓已毕，狄公命人将华国祥请出说道：“此事似在可疑，本县断无不办之理，胡作宾虽是个被告，高陈氏乃是伴姑，也不能置身事外，请即交出，一齐归案讯办，以昭公允。若一味在胡作宾身上苛求，岂不致招物议？本县断不刻待尊仆便了。”华国祥见他如此说法，总因他是地方的父母官，案件要听他判断。只得命高陈氏出来，当堂申辩。狄公随即起身乘轿回衙。此时唯胡作宾的母亲，感激万分，知道狄公另有一番美意，暗中买嘱差役传信与他儿子，不在话下。

单说狄公回到署中，也不升堂理事，但传命将高陈氏交官媒看管、其余案件全行不问、一连数日皆是如此。华国祥这日发急起来，向着他儿子怨道：“此事皆是汝这畜生误事，你岳母答应免验，他乃是个女流，不知公事的利弊。从来做官的人，皆是省事为是，只求将他自己脚步站稳，别人的冤抑他便不问了。前日你定要请我免验，你看这狗官，至今未曾发落，他所恃者，我们已具了甘结。虽然中毒是真，那胡作宾毒害是无凭无据，他就借此迟延，意在袒护那狗头，岂不是为你所误？我今日倒要前去催审，看他如何对我？不然这上控的状态是免不了的。”说着，命人穿带了冠带，径向昌平县而来。

你道狄公为何不将这事审问，奈他是个好官，从不肯诬言平人。他看定这事非胡作宾所为，也非高陈氏诬害，虽然知道这缘故，只是思不出个原由，毒物是何时下入，因此不便发落。这日午后，向马荣说道：“六里墩那案，本县起初就知易办，但须将姓

邵的缉获，就可断结。惟是华顺验不出伤痕，自己已经检举。哪知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华国祥媳妇又出了这件疑案，若要注意在胡作宾身上，未免于心不忍。前日，你在他家也曾看见各样案情，皆是不能拟定。虽将高陈氏带来，也不过是阻饰华国祥催案的意思。你手下办的案件已是不少，可帮着本县想想，再访邻封地方有什么好手仵役，前去问他或者得点眉目。”两人正在书房议论，执帖上进来回道：“华举人现在堂上，要面见太爷，问太爷那案子是如何办法。”狄公道：“本县知他必要来催审，汝且出去，请会一面，招呼大门伺候。”那人答应退去。

顷刻之间，果见华国祥衣冠齐整走了进来。狄公只得迎出书房，分宾主坐下。华国祥开言问道：“前日蒙父台将女仆带来，这数日之间想必这案情判白了，究竟谁人下毒，请父台示下，感激非浅。”狄公答道：“本县于此事思之已久，因一时未得其由，故未率尔审问。今尊驾来得甚巧，且请稍坐，待本县究问如何？”说着，外堂已伺候齐备，狄公随即更衣升堂问案，先命将胡作宾带来，原差答应一声，到了堂口，将他传入。胡作宾在案前跪下，狄公道：“华文俊之妻，本县已登场验毕，显系中毒身亡，众口一词，皆为汝一人毒害，你且从实招来，这毒物是何时下入？”胡作宾道：“生员前日已经申明，嬉戏则有之，毒害实是冤枉，使生员从何招起？”狄公道：“汝也不必抵赖，现有他家伴姑为证，当日请酒之时，华文俊出门谢客，你与众人时常出入新房，乘隙将毒投下，汝还巧言辩赖么？”胡作宾听毕，忙道：“父台的明见，既他说与众人时常出入，显见非生员一人进房，既非一人进房，则众目昭彰又从何乘隙？即便是生员下入，则一日之中，为时甚

久，岂无一人向茶壶倒茶？何以别人皆未身死，独新人吃下就有毒物？此茶是何人倒给？何时所泡？求父台寻这根底，生员虽不明指其人，但伴姑则有攸归。除亲朋进房外，家中妇女仆婢岂无一人进去？不在这上面追问，难将生员详革，用刑拷死，也是无口供招认。求父台明察。”

狄公听胡作宾一番申辩，故意怒道：“你这无耻劣生，自己心地不良酿成人命，已是情法难容，到了这赫赫公堂便当据实陈词，好好的供说，何故又牵涉他人，冀图开脱？可知本县是明见万里的官员，岂容你巧言置辩？若再游词抵赖，国法具在，便借夏楚施威了。”胡作宾听了这话，不禁叩头禀道：“生员实是冤枉，父台如不将华家女仆提案，虽将生员置死，这事也不能明白。且从来审案断无偏听一面的道理，若华国祥抗不遵提，其中显有别故，还求父台三思。”狄公听罢，向他喊道：“胡作宾，本县见你是个县学生员，不忍苦苦的刻责，今日如此巧辩，不将他女仆提质，谅你心也不甘。”随即命人提高陈氏，两边威武一声，早将伴姑提到，在案前跪下。

狄公言道：“本县据你家主所控，实系胡作宾毒害人命，奈他矢口不认，汝且将此前日如何在新房取闹，何时乘隙下毒，一一供来与他对质。”高陈氏道：“喜期吉日那晚间所闹之事，家主已声明在先，总因家主面斥恶言，以致他心怀不善，临走之时，令我等三日之内，小心防备。当时尚以为戏言，谁知次日前来，乘闲便下了毒物。约计其时总在上灯前后，那时里外正摆酒席，老奴虽在房中，昏黄之际也辨不出来，而且出入的人又多，即以他

一人来往，由午前至午后已不下数次，多半那时借倒茶为名乘此放下，只求青天先将他功名详革，用刑拷问，那就不怕他不供认了。”狄公还未开言，胡作宾向他辩道：“你这老狗才，岂非信口雌黄害我性命。前日新房取闹也非我一人之事，只因你家老爷独向我申斥，故说了一句戏言照顾面目，以便好出来回去。岂能便以此为凭证？若说我在上灯前后倒茶下毒，此话更是诬陷。自从午前与众亲朋在新房说笑了一会，随后不独我未曾进去，即别人也未进去。上灯前后正是你公子谢客回家之时，连他皆未至房，与大众在书房饮酒，这岂不是无中生有，有意害人？而况那时离睡觉尚远，彼时岂无别人倒茶？何以他人不死，单是你家小姐身死？此必是汝等平时嫌小姐夫人刻薄，或心头不遂，因此下这毒手，害他性命，一则报了前仇，二则想趁仓猝之时，掳掠些财物。不然，即是华家父子通同谋害，以便另娶高门。这事无论如何皆

不关我事。汝且想来，由午前与众人进房去后，汝既是陪嫁的伴姑，自必不离他左右，曾见我复进房去过么？”

高陈氏被他这一番辩驳，回想那日实未留意，不知那毒物从何时而来；况且那壶茶既自己去泡，想来心下实是害怕。到了此时，难以强词辩白，全推倒在胡作宾身上。无奈为他这番穷辩，又见狄公那样威严，一时惧怯说不出来。

狄公见了这样，乃道：“汝说胡作宾午后进房，他并未曾进去，而且先前所供汝出来吃晚饭时，胡作宾正与你家少爷在书房饮酒，你家老爷也说他是午前进房，据此看来，这显见非他所干。汝既是多年的仆妇，便该各事留心，而且那壶茶是汝自己所泡，岂能诬赖于他？本县度理准情，此案皆汝所干，若不从实招出，实用

大刑伺候。”高陈氏见了这样，吓得战战兢兢，叩头不止，说道：“青天老爷息怒，老奴何敢生此坏心，有负李家老夫人大德？而且这小姐是老奴携带长大，何忍一朝下此毒手？这事总要求太爷究寻根底。”

狄公听毕，心下想到：“这案甚是奇怪，他两造如此供说，连本县皆为他迷惑。一个是儒雅书生，一个是多年的老仆，断无为之害之理。此案不能判结还算什么民之父母？照此看来，只好在这茶壶上面追究了。”一人坐在堂上寂静无声，思想不出个道理。忽然值堂的家人送上一碗茶来，因他审案的时辰已久，恐他口中作渴。狄公见他献上，当将盖子掀开，只见上面有几点黑灰浮于茶上，狄公向那人道：“汝等何以如此粗心，茶房献茶也不令洁净

水烹饮，这上面许多黑灰，是从哪里而来？”那人赶着回道：“此事与茶夫无涉，小人在旁边看见，正泡茶时那檐口屋上忽飘下一块灰尘落于里面，以至未能清楚。”

狄公听了这话，猛然醒悟，向着高陈氏说道：“汝说那壶是汝所泡，这茶水还是在外面茶坊内买来，还是在家中烹烧的呢？”高陈氏道：“华老爷因连日喜事，众客纷纷，恐外面买水不能应用，自那日喜事起，皆是家中自烧的。”狄公道：“既是自家烧，可是你烧的么？”高陈氏道：“老奴是用的现成开水，另有别人专管此事。”狄公又道：“汝既未烧，这烧水地方是在何处呢？”高陈氏道：“在厨房下首闲屋内。”狄公一一听毕，向着下面说道：“此案本县已知道了，汝两人权且退下，分别看管，候本县明日揭明此案，再行释放。”当时起身进入后堂。

此时华国祥在后面听他审问，在先见他专代胡作宾说话，恨不得挺身到堂，向他耻骂一阵，只因是国家的法堂，不敢造次；此时又听他沉吟分不出个皂白，忽然令两造退去，心下更是不悦，见狄公出来，怒颜问道：“父台从来听案就如此审事的么？不敢用刑拷问，何以连申诉驳诘，皆不敢开口呢？照此看来，到明年此日，也不能断个明白，不知这里州府衙门未曾封闭，天外有天，到那时莫怪举人越控。”说着，大气不止，即要起身出去。狄公见了笑道：“尊府之事本县现已明白，且请少安毋躁，明日午后，定在尊府分个明白。此乃本县分内之事，何劳上宪控告？若明日不能明白，那时不必尊驾上控，本县自己也无颜做这官宰。此时且请回去罢。”华国祥听他如此说来，也是疑信参半，只得答道：“非是举人如此焦急，实因案出多日，死者含冤于心不忍。既老父台看出端倪，明日便在家恭候了。”说着，起身告辞，回转家内。

这里狄公来至书房，马荣向前问道：“太爷今日升堂，何以定说明日判结？”狄公道：“凡事无非是个理字，你看胡作宾那人可是个害人的奸匪么？无非是少年豪气，一味嬉戏，误说了那句戏言，却巧次日生这件祸事，便一口咬定于他。若本县再附合随声，详革拷问，他乃是世家子弟，现在遭了此事，母子两人已是痛苦非常，若竟深信不疑，令他供认，那时不等本县究办，他母子必寻短见，岂非此案未结，又出一冤枉案件？至于高陈氏，听他那个言语，这李家乃是他恩人，更不忍为害。所以本县这数日思前想后，寻不出这案的原由，故此不肯升堂。今日华国祥来催审，本县也只得敷衍其事，总知道这茶壶为害，不料茶房献茶与本县，上有许多浮灰，乃是屋上落下。他家那烧茶的地方，却是

在厨下闲屋里面，如此这般的推求，这案岂不可明白么？”马荣听毕，说道：“太爷的神察真是无微不至，但是如此追求，若再不能断结，则案情比那皇华镇毕顺的事更难办了。”

次日一早，狄公青衣小帽，带了两名值日差并马荣、乔泰步行至华国祥家内，一径来至厅前。彼时华国祥正命人在厅前打扫，见县官已进里面，只得逊同入座，命人取自己冠带。狄公笑道：“本县尚不拘形迹，尊驾何必劳动。但是令媳之事，今日总可分明。且请命那烧茶的仆妇前来，本县有话动问。”华国祥不解何意，见他绝早而来，不便相阻，只得将那人唤出。狄公见是一个十八九岁的丫头，走到面前，叩头跪下。狄公道：“这也不是公堂，无须如此。汝叫什么名字？向来是专管烧茶么？”那个丫头禀道：“小女子名唤彩姑，向来伏伺夫人。只因近日娶小奶奶，便命专司茶水。”狄公道：“那日高陈氏午后倒茶，你可在厨下房里么？”彩姑道：“正在那里烧水，后来上灯时节，因回上房有事，高奶奶来了去泡茶，却未看见。适小女子有事之后回转那里，炉内茶水已泼在地下。询知起来，方知高奶奶泡茶之时，炉子已没有开水，他将炉子取下，放在檐口，复行添炭着火，烧了一壶开水。只用了一半，那一半正拟到院落加冷水，不意左脚绊了一跤，以致将水泼于地下。随后小女子进来另行添好，他方走去。此是那日泡茶的原委，至别项事件，小女子一概不知。”

狄公听毕，随命马荣回衙将高陈氏带来。马荣领命而去，不多一会将人带到。狄公大声喝道：“汝这狗头，如此狡猾，前日当堂口供说那日向晚泡茶取的是现成开水，今日彩姑供说，乃是汝